

鐵橋漫稿

卷五六

鐵橋漫稿卷第五

烏程 嚴可均 景文

京氏易敘

京氏易八卷無錫王氏保訓輯本也漢魏叢書有京氏易傳三卷王氏於三卷外采錄遺文得四萬許言尋以病卒於都下其同年友嚴可均理而董之正其訛補其闕仍分八卷繕寫而爲之敘曰易以道陰陽有陰陽卽有五行孟喜受易家陰陽立十二月辟卦其說本於氣以準天時明人事授之焦贛焦贛又得隱士之說五行消復授之京房京房兼而用之長於災變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卦直六日七分迭更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

各有占驗獨成一家孝元立博士迄東漢末費直行而京氏衰晉代猶有傳習者至隋志亡段嘉十二篇唐志又亡災異六十六篇之四十三篇歷宋入明而漢志之八十九篇僅存三卷蓋京氏學久廢絕矣此由士夫隨俗好言禎祥諱言災變占候非利祿所需故古書日亡卽存亦置不省覽積漸使然也然而洪範演五行周官設眡祲馮相保章左氏載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之言禴祥禍福著乎天而應乎人人主因之恐懼脩省占候廢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矣易道至大無所不該王弼以道家言解易楊簡以佛家言解易尙得名家況京氏爲漢易之宗聽其廢絕不可惜哉今輯易

傳易占飛候五星風角等篇雖京氏占候不盡此亦大
端具矣其世應飛伏建積互游魂歸魂之說晁說之能
言之據叢書本三卷亦略可尋求至六日七分之法見
漢書本傳孟康注僧一行大衍歷議則雖謂京氏易亡
而不亡可也然余又爲之淡惜者許叔重稱易孟氏爲

古文京氏將毋同按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可包京也下文著錄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

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不先言孟氏說若干篇者

漢時孟氏易說無專行本僅京氏易中有之故劉向以

爲焦延壽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也其語未確然非無

因至梁陳而孟喜章句京房章句各著于錄不知何京

時何人從京氏易中取出分編之蓋在魏晉之後矣京

氏章句十卷錄一卷釋文引或作十二卷釋文或作十卷

隋唐志于唐末假令遺文散見尙多異義異字亦古文

矣今輯章句僅寥寥五十五事曾不如占候之大端具也余生也晚所爲望古而悵然者也嘉慶十二年秋九月嚴可均敘于厯下寓齋

孝經鄭氏注敘

漢儒有功聖經莫如鄭氏鄭氏詩箋三禮注今在學官而易書論語注亾近人輯本殘闕不全獨孝經注亾而復存可與詩禮比竝謹述其原委而爲之敘曰孝經鄭氏注始見晉中經簿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氏博士一人齊梁代鄭氏注與古文孔安國傳竝立而孔傳本亾于梁亂陳及周齊唯立鄭氏隋王劭訪得孔傳本劉炫爲作述義復與鄭竝立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

舊本後百卅年唐明皇爲御注而鄭氏注與孔傳本漸
微宋元明不著錄乾隆中歙鮑氏廷博始得日本國所
刊孔傳本于海舶編入知不足齋叢書嘉慶初我鄉鄭
氏復于海舶得日本所刊魏徵羣書治要其中有孝經
十七章則鄭氏注也兼得彼國所刊鄭氏注專行本與
治要同治要于經注有刪節又無喪親章非全本余觀
陸德明經典釋文孝經用鄭氏注本明皇御注亦用鄭
氏注甚多元行沖等正義逐條舉出云此依鄭注又徧
觀孔穎達詩禮記正義賈公彥儀禮周禮疏失名公羊
疏裴駟史記集解劉昭續漢志注補沈約宋書蕭子顯
齊書劉肅大唐新語王溥唐會要甄鸞五經算術虞世

南原本北堂書鈔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釋慧苑華嚴音義白孔六帖李昉太平御覽樂史太平寰宇記王應麟玉海都引孝經鄭氏注彙而錄之以補治要之闕注明出處以備覆查攷覈異同酌加按語不敢臆定尙闕數十百字無從據補蓋至是而孝經鄭氏注亾而復存九百年來晦極終顯非劉炫古文所可同日而道矣宜登之

祕府頒學官刊行以傳百世或問曰陸澄與王儉書云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詞不與注書相類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陸德明經典序錄亦云檢孝經注與注五經不同如二陸說注或可疑荅曰不然鄭氏著書

百餘萬言非旦夕可就先後不類非所致疑卽如五經
注亦或不類坊記正義引鄭志荅吳模云爲記注時就
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
已行不復改之禮器正義亦引鄭志云後得毛詩傳故
與記不同若然詞不相類詩禮亦有之何止孝經至謂
自序所注衆書無孝經尤爲偏據劉炫述義引鄭六藝
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
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
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此二事竝見孝經正義明
是自序遺漏鄭氏又別爲孝經序禮記緇衣正義大唐
新語太平寰宇記玉海各引一事余旣采列本經注篇

端茲故不載就余所聞鄭志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書載鄭氏所注無孝經范書有孝經無周禮皆是遺漏正義云晉中經簿稱鄭氏解經典序錄云中經簿無則所據本異也或又問曰近人疑孝經鄭小同注何據乎荅曰此說始于太平寰宇記謂今孝經序蓋康成徹孫所作蓋者疑詞徹孫必誤近刻改爲楮孫近倡矣小同漢魏閒通人注本幸存亦宜寶貴然而舊無此說經典序錄云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引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陸澄所見宋齊本題鄭玄注舊唐志新唐志稱鄭玄注未有題鄭小同者也嘉慶乙亥歲夏六月旣望烏程嚴可均謹敘

爾雅圖贊敘

郭璞爾雅注五卷音二卷圖十卷圖贊二卷今本注三卷又有宋板圖六卷不著名氏疑卽郭璞譌而音見經典釋文略備或引作音義止是一書惟圖贊久亡余蕭客古經解鈎沈邵晉涵爾雅正義僅徵數事張溥百家集蒐獲稍多與山海經圖贊雜廁絕不區分今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抄出四十八首皆注明出處依爾雅正文先後編次之凡釋器四首釋天二首釋地四首釋山一首釋水一首釋草八首釋木四首釋蟲六首釋魚五首釋鳥三首釋獸八首釋畜二首定著一卷郭璞博洽工文覃精術數以不附王敦謀逆殺身成仁其爲

贊也窮物之形盡物之性羽儀經業粹然儒者之言原本雖亾據羅殘剩十得二三績學之徒當有取焉嘉慶丙子歲秋八月嚴可均謹敘

唐石經校文敘

余年十六始治經得明國子監及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三家村中沾沾自喜逮弱冠後與通人游獲見宋板十行等本始知今本不足多旣又思若漢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紹興各立石經今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廿八石巍然獨存此天地間經本之最完最舊者志欲通校一再過購得衰冊本有補字可疑屢校屢輟業乾隆乙卯春入都往來

諸藏書家所見益廣其明年嘉慶改元知葉編修紹樞
得舊拓本散帙又明年二月假楊葉所取今本與石經
對校凡八閱月十二經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校皆再
過乃益審知今本遜宋板本宋板本遜石經而石經又
非善之善者人爲之亦時爲之也夫唐代四部之富莫
如開元經學之盛莫如貞觀假使石經立于貞觀或開
元有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及元行沖之徒據晉宋古
本刊正積非歸于至當必視大和有加矣然欲方駕熹
平亦斷斷不能後更祿山之亂兩都覆沒舊籍散亡文
宗搜訪遺書稀少古本鄭覃唐元度卽篤于經學下陸
孔一等所據不過隋唐行本非能軼晉宋而返之古劉

昉言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以爲蕪累皆不窺之唐末無名儒皆窺皆不窺等閒耳而石經不滿人意亦因此可知余故謂非善之善者人爲之亦時爲之也然而後唐雕板實依石經句度鈔寫歷宋元明轉刻轉誤而石經幸存以之復古則不足以正今誤則有餘世間無古本石經卽古本矣柰何八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誤信史臣有蕪累之譏棄置之甚或過問者閒有一二好古之士亦與冢碣寺碑同類而竝道之康熙初顧氏炎武始略校焉觀其所作九經誤字金石文字記刺取寥寥是非寡當又誤據王堯惠之補字以誣石經顧氏善讀書者猶尙如此況其他乎夫石經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

治經不及見古本而并荒石經匪直荒之又交口誣之
詎經之幸乎余校石經欲爲今本正其誤爲鄭覃唐元
度釋其非爲顧氏等祛其惑凡石經之與今本互異者
磨改者旁增者錄出三千二百廿六條理而董之據注
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爲之左證而石
臺孝經附其後焉分爲十卷題曰唐石經校文刻板嶺
南後乎余而治經者當有取乎此癸亥歲冬十月嚴可
均敘

本書有敘一篇是嘉慶丁巳九月所作詞不達意故改作之而本書先刻成不復抽換

說文翼敘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曰書契而文字興焉繇
倉頡史皇沮誦曰迄夏殷文字殊體莫可殫究周官保

氏教國子曰六書懿癘曰降政衰教廢宣王太史籀乃
作大篆十五篇是爲籀文因曰前此者爲古文古籀竝
行數百年至春煠之季文字大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
錯手足無如列國各阻風教言語異音偏旁俗作積習
因仍人私已是雖欲正名奚其正及秦并天下李斯乃
奏同之使下杜人程邈作小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
乃隸書踵行人趨消便漢革秦命變用艸書隸侶篆去
其齷重如秦權秦斤秦量是漢器銘之侶篆非篆者皆隸也東京中葉後始有禮
首微尾之體艸侶篆亦侶隸體勢迅疾不求工整如古
而隸又變器銘之聯縣糾結者是說文漢興有艸書卽籀文志蕭何艸律是也其實先秦有此體

漢初行用始定名爲艸書耳。艸書者，稟書也。阮錄有乙亥鼎，其文卽薛帖之晉姜鼎，是古籀有艸書之證。東京章艸，則艸隸也。張芝隸艸，皆出于古籀。後乃譌曰傳譌等，乃變而又變者。迷失本根，求能明倉頡讀者，僅矣。通人揚雄、采、爰、禮等說順續倉頡作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復順續訓纂作十三章，凡百二章，六千一百廿字。羣書正字尙未備也。汝南許君乃集衆家大成，博問通人作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卅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網羅故籍，窮究萬原，淘汰衰詞，折衷古訓，其先秦已來疑文惑體，稍乖六書之誼者，皆覈實之，改定之，發除之，甄豐等體不復采，畧倉史再生，日月長耀。孔子未竟之志，至此苗頰無餘憾。洵文字之宗聖之亞者也。後此若呂忱、字林、楊承慶、字

統顧野王玉篇凡十餘家皆席許君成業蒐討埒益亦足資攷鏡而其學不選焚其流而昧其原徒煩敵目有唐而下略闕說文僅一李善其李陽冰顏傳經唐元度徐鉉徐鍇張有戴侗李文仲等非武斷卽固陋尠能跂許君樊衛者

國朝崇尚經術鴻儒碩彥先後挺生家譚漢學戶蓄許書晦冥千年灑然昭朕然求其淹貫故訓僅或一二人餘皆沾漶鞣固狃於成說未能觀其會通雖各有所得難可謂之通才也夫說文者經典之總龜也孔子寫六經河間得先秦古書皆古文經師不盡識故屬讀不同誤釋亦不少諸儒漸次是正其緒論具見于說文而非